

杂杂汤

■白世国

深冬的一场雪,使得道路难行。下班前,我给父母打电话,问是否需要买菜送去。电话是母亲接的,说备下的菜还够吃几天。闲聊几句,得知母亲正要做杂杂汤,我便说待会儿过去。

杂杂汤是我少年时母亲常做的饭食。那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父母正值壮年,种着十多亩庄稼,还开办酱醋作坊,起早贪黑,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新生活。日子越过越好,但父母依然保持省吃俭用的习惯,贴饼子、蒸窝头、做杂杂汤时,玉米面里多掺点白面就算改善了。

母亲做杂杂汤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在瓦盆里放入两三碗玉米面,再掺多半碗白面,放葱花和盐,加开水烫一下,和得软硬适中,攥成一个个杂杂放在盖帘上。母亲把锅烧热,切几刀油脂炆锅,热锅里发出吡吡的声响,待油脂都融化了,再放葱花、菜梢,炆锅的香味溢满屋子。母亲

向锅里加水,烧开,把杂杂溜入沸水中,再烧两三个开,杂杂汤就做好了。

但那时候,我不喜欢吃杂杂汤,而是盼望烙饼、蒸馒头。当时我在离家几里外的邻村小学上五年级,中午步行回家吃饭。冬季的一天,我进了家门,家人正围桌而坐,饭桌上热气氤氲。我一看是杂杂汤就不高兴了,闹情绪说顶着北风跑这么远的路竟然吃杂杂汤。母亲劝解说,这有汤有水、有干有稀,吃着多舒坦。无奈之下,我也只好勉强吃了一碗。

那时候,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挑剔饭食。不吃茴香馅,蒸包子不让母亲放姜,炒菜不让放花椒,吃面条不放香菜……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才不再挑剔。

凛冽的风,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。我赶到父母那里,母亲做的杂杂汤正要出锅。和过去不同的是,母亲是用肉馅炆锅,杂杂不是攥出来的,而是在案板上拍成

厚片再切成的菱形块。出锅时,母亲又点了香油,放一把鲜葱花和香菜。

窗外冷风呼啸,屋内灯火可亲。我捧着满满的一大碗杂杂汤,还没喝就已经暖到脚后跟了。母亲又端上半碗咸萝卜条,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。一大碗杂杂汤黄绿相间,汁浓味美,杂杂既筋道又好吃。

我边吃边和父母说起过往岁月,说起他们麦收时,凌晨三点就下地;冒着大雨,去给玉米苗上化肥;寒冬腊月给麦子浇冻水,夜里睡在漫洼里……那时的他们多健壮,多辛苦。

望着父母佝偻的身影、苍老的容颜,我感慨时光的不可逆转。今后,我一定多抽出时间陪伴父母,陪他们一起吃饭,听他们唠叨。与年迈的父母在生命中映照彼此,温暖彼此,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事情。

暖心虎头鞋

■魏青锋

转眼又是农历虎年,我不由地想起母亲做的憨态可掬的虎头鞋来。

母亲的名字里有个“巧”字,打小心灵手巧,看啥会啥,学啥像啥,最出名的便是做鞋,尤其做虎头鞋无人可比。

虎头鞋,不只虎年才做。老虎在农村老家是驱邪避灾、平安吉祥的象征,老辈人更是把勇敢、强壮、威武、吉祥如意等寓意寄托在虎头鞋中,用一双双惟妙惟肖、虎虎生威的虎头鞋传递着期望和祝福。

白天母亲下地干活,晚上我们趴在炕上写作业,母亲也凑到煤油灯下。炕沿边放着装满五颜六色的布料和丝线的筐箩,母亲左手拿着裹了白布料的格褙,右手拿着针线,围绕着硬格褙上下穿梭,一针一针绣出虎头的模样。

虎头做好后,再依次绣出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、黑眼珠、弯弯的浓眉毛以及耳朵的轮廓。

老虎鞋上的鼻子有很多样式,有朝天鼻,两个红色的鼻孔清晰可见,还有跟人一样的蒜头鼻。嘴巴也形态各异,有的张着嘴,露出绿或蓝色的牙齿,两边翘着黄丝线做成的胡须,看着不怒自威;有的则是嘴角微微上扬,脸上的胡须放射状分布着,一副呆萌样,仿佛在跟人打招呼:“看我漂亮吗?”

眉心位置,母亲通常会绣一个大大的“王”字。有一次,母亲居然绣了个“山”字在眉头。我止不住问她其中缘由,母亲笑着不说话。等取虎头鞋的邻居走了,母亲才告诉我,那家人姓王,老辈人讲究多,不能绣“王”字。

母亲给乡亲做虎头鞋都是义务帮忙。邻居家的女儿做满月让母亲给做双婴儿虎头鞋,东巷的刘家孙子体弱多病做双虎头鞋图个吉利。

有一年夏收时节,麦子晾晒在打麦场里,忽然飘来一团乌云,眼看着雨要落下来。正在地里锄玉米的父亲拔腿就往回跑,远远地望见十几个人正在给母亲帮忙,扫的扫,簸的簸,装的装。等大颗的雨点落了地,麦子已收进了屋里。父亲忙掏出纸烟挨个发,来人都笑了:“这算啥事?一村到头,谁小时候没有穿过婶子做的虎头鞋……”

如今,年岁渐大的母亲眼睛花了,手也颤抖着捉不住针线,早就做不了虎头鞋了。可农村的集市上,甚至城里的商店经常能看到栩栩如生虎头鞋。

望着柜台里各式各样的虎头鞋,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昏黄的油灯下母亲飞针走线的情形。那一团团丝线一块块布料里,倾注了母亲太多的心血和汗水,蕴含着母亲对我们沉甸甸的爱和祝福。

八毛六分钱

■李文铭

在我心灵深处,一直珍藏着一个八毛六分钱的故事,那是四十年前母亲和一位老人买卖鸡蛋演绎的。

那是一段两毛钱差不多就能买一顿饭的岁月,我当时只有十几岁。

外婆患病初愈,身体需要补养,自家老母鸡下的蛋供应不上,于是,我跟着母亲一起去了集市。在集市的一个岔路口,碰到一位老太太。老人衣衫褴褛,面前放着一篮鸡蛋。她坐在地上,手却紧紧握住篮子的提手。

母亲蹲下身仔细瞧了瞧篮子里

的鸡蛋,感觉不错,便和老人谈妥了价钱。母亲一边和老人说着什么,一边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钱,点了几张,递给老人。老人找了钱,我和母亲便匆忙往家赶。

回到家,母亲习惯性地数了数剩下的钱,神情表现出些许不安,连午饭也顾不上做,转身就要去找卖鸡蛋的老人。在一旁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稀里糊涂地跟着母亲又走出了家门。

好在母亲问过卖鸡蛋老人所在的村子。

我家和老人的村子相距大约三四里地。当时刚下过一场小雨,路泥泞不堪,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来到老人的村庄。母亲根据老人的体貌特征打听到了她的住处,老人正在

做午饭,见我们到来,满脸疑惑。

母亲赶紧向老人说明来意,听着听着,老人激动起来,没等母亲说完,就急忙放下手里的饭勺,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包着的布绢,小心翼翼、一层层地揭开。也不知揭了多少层,我才看见里面皱巴巴的一卷钱。

她数了数,然后拉着母亲的手千恩万谢……直到这时我才明白:由于疏忽,老人多给了母亲八毛六分钱,母亲是专程来送还这笔钱的。八毛六分钱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,当时可是十多个鸡蛋的价钱。

回家的路上,我问母亲:“为什么要把这些钱送给人家?”母亲告诉我:“这些钱本来就是人家的,如果我们不送还,就是贪小便宜。”

如今,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已由人子成为人父,虽然人生跌宕、饱经磨难,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母亲的做人标准。母亲通过八毛六分钱折射出的人生理念,已被我作为一笔宝贵的财富,不但我受用终生,而且还要将其传给后人。

【吃茶】

作为一个北方人,我没见过茶树,更不识茶花,但从心底里对它们怀有一种敬意——纵使没有了生命,但潜在的生机仍在延续;经过滚沸开水的洗礼,一种再生的馨香扑鼻……繁杂的生活,漫漫的人生,挫折困苦在所难免。很多时候,借酒消愁愁更愁,淡淡清茶更解忧。

——邓荣河

【炒瓜子】

午后,云彩像是被阳光焊接成了一整块,看上去就很温暖。不知何时,奶奶点燃了柴火。她拿起提前备好的笤帚,在微微冒烟的铁锅里扫了几下。然后,一股脑地把瓜子都倒了进去,不时旋转着锅里的瓜子,丝毫不敢怠慢。那一刻,她脸上的沧桑被笑意抹平,像一尊笑面菩萨。

——陈维一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 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岁月如歌】

日益长大的孩子,总是嘲笑我反复听老歌。她哪里知道,那些曾风靡一时的歌曲,装载了我的青春、欢笑和泪水。总有一些歌曲,在历经沧桑后,仍然被人铭记于心,悄悄吟唱,时时感动。在熟悉的旋律中,我们穿越岁月的河流,逆流而上,回到某个时代、某一年、某个刹那,重温曾经的种种……

——孙克艳